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七

張四維 子泰徵 甲徵　馬自强 子怡 慥

許國　趙志皋

張位　朱賡 子敬循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隆慶初進右中允直經筵尋遷左諭德四維倜儻有才智明習時事楊博王崇古久歷邊陲善談兵四維博同里而崇古姊子也以故亦習知邊務高拱深器之拱掌吏部超擢翰林學士甫兩月拜吏部右侍郎諳達封貢議起朝右持不決四維為交關於拱款事遂成拱益才四維四維亦干進不已朝士頗有疾之者御史郜永春視鹽河東言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崇古為勢要四維父崇古弟為大商四維奏辨

因乞去拱力護之温詔慰留焉初趙貞吉去位拱欲援四維入閣而殷士儋夤緣得之諸人遂相搆及御史趙應龍劾士儋士儋未去言路復有劾四維者四維已進左侍郎不得已引去無何士儋亦去東宮出閣召四維充侍班官給事中曹大埜言四維賄拱得召四維馳疏辨求罷帝不許趣入朝未至而穆宗崩拱罷政張居正當國復移疾歸四維家素封歲時餽問居正不絶武清伯李偉慈聖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維結為援萬歷二

年復召掌詹事府明年三月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馮保亦與善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當是時政事一決居正居正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也四維由居正進謹事之不敢相可否隨其後拜賜進官而已居正卒四維始當國累加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初四維曲事居正積不能堪擬旨不盡如居正意居正亦漸惡之既得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頒詔天下疏言令法紀修明海宇寧

謐足稱治平而丈武諸臣不違朝廷勵精本意務為促急煩碎致徵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弘敷恵澤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脉之要術也帝嘉納之自是朝政稍變言路亦發舒詆居正時事於是居正黨大懼王篆曾省吾輩厚結申時行以為助而馮保欲因兩宫徽號封己為伯惡四維持之篆省吾知之厚賄保數短四維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尚書王國光媚四維

拔其中表弟王謙為吏部主事時行遂擬旨罷國光並謫謙四維以帝慰留復起視事命甫下御史張問達復劾四維四維窘求保心腹徐爵張大受賄保保意稍解時行乃謫問達於外以安四維四維以時行與謀也卒銜之已而中官張誠譖保眷大衰大四維乃授意門生李植輩發保奸狀保及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變於是四維稍汲引海内正人為居正所沉抑者雖未即盡登用然力反前事時望頗屬焉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守

土官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尋以父喪歸服將闋卒贈太師諡文毅子泰徵甲徵皆四維柄政時舉進士泰徵累官湖廣參政甲徵工部郎中

馬自強字體乾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隆慶中歷洗馬直經筵遷國子祭酒振飭學政請寄不行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神宗為皇太子出閣充講官敷陳明切遂受眷及即位自強已遷

詹事教習庶吉士乃擢禮部右侍郎為日講官尋以左
侍郎掌詹事府直講如故丁繼母憂歸服闋詔以故官
協理詹事府至則遷吏部左侍郎仍直經筵甫兩月廷
推禮部尚書帝遣使詢居正尚書得兼講官否居正言
事繁不得兼乃用為尚書罷日講充經筵講官禮官所
掌宗藩事最多先後條例自相牴牾黠吏得恣為奸利
自强擇其當者俾僚吏遵守諸不可用者悉屏之每藩
府疏至應時裁決榜之部門明示行止吏無所牟利龍

虎山正一真人隆慶時已降為提點奪印敕至是張國祥求復故號自强寢其奏國祥乃重賄馮保固求復自强力持不可卒以中旨許之初諳達通貢市賞有定額後邊臣徇其求額漸溢自強請申故約濫乞者勿與歲省費不貲世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念閣臣在鄉里者高拱與已有深隙殷士儋多奥援或乘間以出惟徐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已遣使報階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其下乃請增置閣臣帝即

令居正推擇遂以人望薦自强及所厚申時行詔加自强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時行並參機務自强初以救吳中行趙用賢忤居正自分不敢望及制下人更以是多居正時呂調陽張四維先在閣調陽衰數寢疾不出小事四維代擬吉大事則馳報居正於江陵聽其裁決自强雖持正亦不能有為守位而已已居正還朝調陽謝政自强亦得疾卒詔贈少保諡文莊遣行人護喪還子怡舉人終參議慥進士尚寶卿闕中人入閣

者自自強始其後薛國觀繼之終明世惟二人

許國字維楨歙縣人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神宗為太子出閣兼校書及即位進右贊善充日講官歷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十一年四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國與首輔申時行善以丁此呂事與言者相攻語侵吳中行趙用賢由是物議沸然已而御史陳性學復摭前事劾國時行右國請薄罰性學國再疏求去力攻言者

帝命鴻臚宣諭始起視事南京給事中伍可受復劾國
帝爲謫可受官國復三疏乞休語憤激帝不允性學旋
出爲廣東僉事先是帝考卜壽宫加國太子太保改文
淵閣以雲南功進太子太傅國以父母未葬乞歸襄事
帝不允命其子代御史馬象乾以劾中官張鯨獲罪國
懇救帝爲霽威受之十七年進士薛敷教劾吳時來南
京御史王麟趾黄仁榮疏論臺規辭皆侵國國憤連疏
力詆并及主事饒伸伸方攻大學士王錫爵公議益不

直國國性木強遇事輒發數與言者為難無大臣度以故士論不附明年秋浩爾齊犯臨洮鞏昌西陲震動帝召對輔臣暖閣時行言款貢足恃國謂渝盟犯順桀驁已極宜一大創之不可復羈縻帝心然國言而時行為政不能奪無何給事中任讓論國庸鄙國疏辨帝奪讓俸國時行初無嫌而時行適為國門生萬國欽所論讓則時行門生也故為其師報復云福建守臣報日本結琉球入寇國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爭務攻擊

致大臣紛紛求去誰復為國家任事者請申諭諸臣各修職業毋恣胸臆帝遂下詔嚴禁國始終忿疾言者如此廷臣爭請冊立得旨二十年春舉行十九年秋工部郎張有德以儀注請帝怒奪俸時行適在告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力請帝果不悅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國不自安遂求去疏五上乃賜敕馳傳歸踰一月時行亦罷而冊立竟停人謂時行以論劾去國以爭執去為二相優劣焉國在閣九年廉慎自守

故累遭攻擊不能被以汙名卒贈太保謚文穆

趙志皐字汝邁蘭谿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萬歷初進侍讀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志皐偕張位習孔教等疏救格不上則請以中行等疏宣付史館居正恚會星變考察京朝官遂出志皐為廣東副使居三年再以京察謫其官居正歿言者交薦起解州同知旋改南京太僕丞歷國子監司業祭酒再遷吏部右侍郎並在南京尋召為吏部左侍郎十九年秋申時

行謝政薦志臯及張位自代遂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春王家屏罷王錫爵召未至志臯暫居首輔會寧夏變起兵事多所咨決主事岳元聲疏論錫爵中言當事者變亂傾危為主事諸壽賢給事中許弘綱所駁志臯再辨帝皆不問二十一年錫爵還朝明年五月遂歸志臯始當國遼東失事詔褫巡撫韓取善職逮副使馮時泰詔獄而總兵官楊紹勳止下御史問給事中吳文梓等論其失平志臯亦言封疆被寇武

臣罪也今寛紹勲而深罪文吏武臣益恣文吏益喪氣

帝不從時泰竟謫戍皇太后誕辰帝受賀畢召見輔臣

暖閣志皐論宥御史彭應參言官乞減織造志皐等因

合詞請尋極論章奏留中之弊請盡付諸曹議行帝惡

中官張誠黨霍文炳以言官不舉發貶黜者三十餘人

志皐等連疏諫皆不納累進少傅加太子太傅改建極

殿時兩宮災彗星見日食九分有奇三殿又災連歲閒

變異迭出志皐請下罪己詔因累疏陳時政缺失而其

大者定國本罷礦稅諸事凡十一條優詔報聞而已皇長子年十六時志臯嘗請舉冠婚禮帝命禮官具儀及儀上不果行二十六年三月志臯等復以為言終不允張居正柄國權震主申時行繼之勢猶盛王錫爵性剛負氣人亦畏之志臯為首輔年七十餘耄矣柔而懦為朝士所輕詬誶四起其始為首輔也值西華門災御史趙文炳論之無何南京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誠言吏部郎顧憲成等空司而逐志臯實激帝怒已而給事中

張濤楊洵御史冀體況上進南京評事龍起雷相繼扺詆而廵按御史吳崇禮劾其子兩淮運副鳳威鳳威坐停俸未幾工部郎中岳元聲極言志皐宜放給事中劉道亨詆尤力志皐憤言同一閣臣也往日勢重而權有所歸則相率附之以媒進今日勢輕而權有所分則相率擊之以博名因求退益切帝慰諭之初日本封貢議起石星力主之志皐亦冀無事相與應和及封事敗議者蜂起凡劾星者必及志皐志皐每被言輒疏辨求退

帝悉勉留先嘗譴言者以謝之後言者益衆則多寢不下而留志臯益堅迨封事大壞星坐欺罔下獄論死位亦以楊鎬故褫官而志臯終不問然志臯已病不能視事乞休疏累上御史于永清給事中桂有根復疏論之志臯身在牀褥於罷礦建儲諸大政數力疾草疏爭帝歲時恩賜亦如故志臯疾轉篤在告四年疏八十餘上二十九年秋卒於邸舍贈太傅謚文懿

張位字明成新建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預修世宗實錄萬歷元年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疏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攷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偽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待內閣裁定為他年實錄之助張居正善其議奏行焉後以救吳中行趙用賢忤居正意時已遷侍講抑授南京司業未行復以京察謫徐州同知居正卒之明年用給事中馮

景隆御史孫惟成薦擢南京尚寶丞俄召為左中允管司業事進祭酒疏陳六事多議行以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引疾歸詔起故官協理詹事府辭不赴久之以申時行薦拜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趙志皐並命王錫爵還朝帝適降諭三王並封以待嫡為辭而志皐位遽請帝篤修交泰早兆高禖議者竊哂之趙南星以考察事褫官朝士詆錫爵者多及位錫爵去志皐為首輔位與志皐相厚善志皐衰位精悍敢任政事多所

裁決時黜陟權盡還吏部政府不得侵撓位深憾之事多掣其肘以故孫鑨陳有年孫丕揚蔡國珍皆不安其位而去二十四年兩宮災礦稅議起位等不能沮及奸人請稅煤炭開臨清皇店位與沈一貫乃執奏不可不報明年春偕一貫陳經理朝鮮事宜請於開城平壤建置重鎮練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國輸輓且擇人為長帥分署朝鮮八道為持久計事下朝鮮議其國君臣慮中國遂并其土疏陳非便乃寢頃之日本封事壞位力

薦參政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鎬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且薦邢玠為總督帝皆從之位已進禮部尚書改文淵閣以甘肅破賊叙功加太子太保復以延鎮功進少保吏部尚書改武英殿三殿災志皐適在告位偕同列請面懇不許乃請帝引咎頒赦勤朝講發章奏躬郊廟建皇儲錄廢棄容狂直宥細過補缺官減織造停礦使徹稅監釋繫囚帝停詔報之不能盡行位又言臣等請停礦稅非遽停之也葢欲責成撫按使上不虧國下

不累民耳於是給事中張正學劾位逢迎遷就宜斥帝亦不省位初官翰林聲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招權示威素望漸衰給事中劉道亨劾位奸貪數十事位憤力辨遂落道亨三官呂坤張養蒙與孫丕揚交好而沈思孝徐作劉應秋劉楚先戴士衡楊廷蘭則與位善各有所左右丕揚嘗劾位指道亨為其黨道亨恥之劾位以自解已而贊畫主事丁應泰劾楊鎬喪師言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罔鎬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

下廷議位惶恐奏辨帝猶慰留給事中趙完璧徐觀瀾復交章論位窘亟奏羣言交攻孫忠可憫臣心無纖毫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慝辱國損威猶云無媿遂奪職閒住無何有獲妖書名憂危竑議者御史趙之翰言位實主謀帝亦疑位怨望有他志詔除名為民遇赦不宥其親故右都御史徐作侍郎劉楚先祭酒劉應秋給事中楊廷蘭主事萬建崑皆貶黜有差位有才果於自用任氣好矜其

敗也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湔雪之者天啟中復官贈
太保諡文莊
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父公節泰州知州兄應刑部
主事賡登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歷六年
以侍讀為日講官宮中方興土木治苑囿賡因講宋史
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為悚然歷禮部左右侍郎帝營壽
宮於大峪山命賡往視中官示帝意欲倣永陵制賡言
昭陵在望制過之非所安疏入久不下已竟如其言累

官禮部尚書遭繼母喪去二十九年秋趙志皐卒沈一貫獨當國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詔賡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遣行人召之再辭不允明年四月詣闕即捐一歲俸助殿工其秋極陳礦稅之害帝不能用既而與一貫及沈鯉共獻守成遺使權宜三論大指為礦稅發賡手筆也賡於巳邸門獲妖書而書辭誣賡動揺國本大懼立以疏聞乞避位帝慰諭有加一貫倡羣小窮治不已賡在告再貽

書一貫請逮具獄無株連事乃得解三十三年大計京官帝留被察者錢夢臯輩及南京察疏上亦欲有所留賡力陳不可曰北察之留㫖從中出人猶咎臣等今若出自票擬則二百餘年大典自臣壞之死不敢奉詔言官劾温純及鯉中使傳帝意欲去純賡言大臣去國必採公論豈可於劾疏報允帝下南察疏而純竟去其冬工部請營三殿時方濬河繕城賡力請俟之異日帝皆納之不果行三十四年一貫鯉去位賡獨當國年七十

有二矣朝政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上十不能一下御史宋燾首諷切賡給事中汪若霖繼之賡緣二人言力請帝更新庶政於增閣臣補大寮充言路三事語尤切帝優詔答之而不行賡乃素服詣文華門懇請終不得命賡以老屢引疾閣中空無人帝諭簡閣臣而廷臣慮帝出中旨如往年趙志皐張位故事賡力疾請付廷推乃用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而召王錫爵於家以為首輔給事中王元翰胡忻以廷機之用賡實主之疏

詆廷機並侵賡賡疏辭帝為切責言者既而姜士昌及
燾被謫言路謂出賡意益不平禮部主事鄭振先遂劾
賡十二大罪且言賡與一貫錫爵為過去見在未來三
身帝怒貶振先三秩俄以言官論救再貶二秩先考選
科道吏部擬上七十八人候命踰年不下賡連疏趣之
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諸人列言路方欲見風采而給事
中若霖先嘗忤賡及是見黜適當賡病起入直時衆謂
賡修郤攻訐四起先後疏論至五十餘人給事中喻安

性者賡里人爲賡上疏言今日政權不由内閣盡移於司禮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復侵賡是時賡已寢疾乞休疏二十餘上言者慮其復起攻不已而賡以十一月卒於官遺疏陳時政語極悲切賡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及卒贈太保謚文懿御史彭端吾復疏詆賡給事中胡忻請停其贈謚帝不聽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陳治則姚文蔚等以故蒙詬病云子敬循官禮部郎中改稽勳前

此無正郎改吏部者自敬循始終右通政

贊曰四維等當軸處中頗滋物議其時言路勢張恣為抨擊是非瞀亂賢否混淆群相敵仇罔顧國是詬誶日積又烏足為定論乎然謂光明磊落有大臣之節則斯人亦不能無愧辭焉

明史卷二百十九

明史卷二百十九考證

許國傳充日講官　臣章宗瀛按王家屏所作許國墓誌云國為講官時因事獻規曲盡忠款帝手書責難陳善四大字賜焉謹識

明史卷二百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二十至二十二

給事中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明史卷二百五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萬士和 王之誥 劉一儒

吳百朋 劉應節 徐栻

王遴 畢鏘

舒化 李世達

曾同亨弟乾亨　辛自修

温純　趙世卿

李汝華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父吉桐廬訓道有學術士和成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父喪除乞便養母改南京兵部累遷江西僉事歲裁上供瓷器千計遷貴州提學副使進湖廣參政撫納叛苗二十八砦以功賚銀幣三殿共興採木使者旁午士和經畫備至民賴以安遷江西按察使之

官踰期劾免起山東按察使再遷廣東左布政使政事故專決於左士和曰朝廷設二使如左右手非有軒輊乃約右使分日治事名拜應天府尹道遷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奏請便民六事隆慶初進戸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尋改禮部進左引疾歸神宗立起南京禮部侍郎署國子監事萬歷元年禮部尚書陸樹聲去位張居正用樹聲言名士和代之條上崇儉數事又以災祲屢見奏乞杜倖門容戇直汰冗員抑干請多犯時忌俺答及所部貢馬邊臣請加官賞士和言賞賚

有成額毋狥邊臣額外請從之方士倚馮保求官士和持不可成國公朱希忠歿居正許贈王士和力爭給事中余懋學言事得罪士和言直臣不當斥於是積忤居正給事中朱南雍承風劾之遂謝病去居正歿起南京禮部尚書再疏引年不赴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謚文恭

王之誥字告若石首人嘉靖三十三年進士授吉水知縣遷戶部主事改兵部員外郎出為河南僉事討師尚詔有功轉參議調大同兵備副使以擣板升功增俸一級進山西右參

政擢右僉都御史廵撫遼東大興屯田每營墾田百五十頃

役軍四百人列上便宜八事行之召為兵部右侍郎尋以左

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隆慶元年就進右都御史俺答犯

石州之詰令山西總兵官申維岳參將劉寶尤月黑雲龍四

營兵尾之南下而檄大同總兵官孫吳山西副總兵田世威

等出天門關遏其東歸廵撫王繼洛駐代州不出維岳不敢

前石州遂陷殺人數萬所過無孑遺大掠十有四日而去事

聞維岳世威寶論死繼洛戍邊吳落職之詰以還守南山止

貶二秩明年詔之詰以左侍郎廵視薊遼保定宣大山西侍郎劉燾廵陜西延綏寧夏甘肅之詰以疾辭代以冀練已復因給事中張鹵言皆罷不遣三年起督京營進右都御史總督陜西三邊軍務以延寧將士擣巢功予一子官遷南京兵部尚書神宗嗣位名拜刑部尚書張居正專政之詰與有連每規切之萬歷三年乞假送母歸踰時不至被劾會之詰亦奏請終養遂報許後居正喪父奪情杖言者闕下歸葬還闕之詰以台還直臣收人心為勸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襄時有

夷陵劉一儒者字孟真居正姻也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屢官刑部侍郎居正當國嘗貽書規之居正歿親黨皆坐斥一儒獨以高潔名尋拜南京工部尚書甫半歲移疾歸初居正女歸一儒子珠排紈綺盈箱篋一儒悉扃之別室居正死貲産盡入官一儒乃發向所緘物還之南京御史李一陽請還一儒於朝以厲恬讓帝可其奏一儒竟不赴召卒於家天啓中追謚莊介

吳百朋字維錫義烏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永豐知縣徵

拜御史歷按淮揚湖廣擢大理寺丞進右少卿四十二年夏進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提督軍務巡撫南贛汀漳與兩廣提督吳桂芳討平河源賊李亞元程鄉賊葉丹樓又會師破倭海豐初廣東大埔民藍松山余大眷倡亂流劫漳延興泉閩官軍擊敗之奔永春與香寮盜蘇阿普范繼祖連兵犯德安為都指揮耿宗元所敗偽請撫百朋亦陽罷兵而誘賊黨為內應先後悉禽之惟三巢未下三巢者和平李文彪據岑岡龍南謝允樟據高沙賴清規據下歷朝廷以倭患棘不討

且十年文彪死子珍及江月照繼之益猖獗四十四年秋百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上疏曰三巢僭號稱王旋撫旋叛廣東和平龍川興寧江西龍南信豐安遠蠶食過半不亟討禍不可言三巢中惟清規跨江廣六縣最逆命用兵必自下歷始帝采部議從之百朋乃命守備蔡汝蘭討禽清規於苦竹嶂羣賊震慴隆慶初吏部以百朋積苦兵間稍遷大理卿給事中歐陽一敬等請留百朋勦賊詔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如故百朋奏春夏用兵妨耕作宜且聽撫

帝從之尋擢南京兵部右侍郎乞終養不許改刑部右侍郎父喪歸起改兵部萬歷初奉命閱視宣大山西三鎮百朋以糧餉險隘兵馬器械屯田鹽法番馬逆黨八事核邊臣督撫王崇古吳兑總兵郭琥以下陞賞黜革有差又進邊圖凡關塞險隘番族部落士馬強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掌以省母歸起南京右都御史召拜刑部尚書踰年卒

劉應節字子和濰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井陘兵備副使兼轄三關三關屬井陘道自此始四十三年以

山西右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母喪歸隆慶元年起撫河南諳達寇石州山西騷動詔應節赴援已寇退會順天巡撫耿隨卿坐殺平民充首功逮治改應節代之建議永平西門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領運同運官出海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山東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令永平官民自運焉四年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譚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奏罷永平密雲霸州采礦又因御史傅

孟春言議諸鎮積貯當計歲豐歉常時以折色便軍可以積粟凶歲以本色濟荒可以積銀又明年建議通漕密雲上疏曰密雲環控潮白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通州運艘至牛闌山以上陸運至龍慶倉輸輓甚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潮水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壩合為一流水深漕便稽昌平運額共十八萬石有奇今止十四萬密雲僅得十萬惟賴召商一法而地瘠民貧勢難長恃開通倉米多紅朽若

漕五萬石於密雲而以本鎮折色三萬五千兩留給京軍則通倉無腐粟京軍沾實惠密雲免僉商一舉而三善備矣報可給事中陳渠以薊鎮多虛伍請核兵省餉應節上疏曰國初設立大寧薊門猶稱内地既大寧内徙三衛反覆一切防禦之計與宣大相埒而額兵不滿三萬倉卒名外兵疲於奔命又半孱弱於是議減客兵募土著而游食之徒饑聚飽颺請清勾逃軍而所勾皆老羸又未必安於其伍本鎮西起鎮邊東抵山海因地制

兵非三十萬不可今主客兵不過十三萬而已且宣府地方六百里額兵十五萬大同地方千餘里額兵十三萬五千今薊昌地兼二鎮而兵力獨不足援彼例此何以能守以今上計發精兵二十餘萬恢復大寧控制外邊俾畿輔肩背益厚宣遼聲援相通國有重關庭無近寇此萬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萬分屯列戍使首尾相應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則選主客兵十七萬訓練有成不必仰藉隣鎮亦目前苟安之計今皆不然徵

兵如夾旗請餉如乞糴操練如搏沙教戰如談虎邊長兵寡掣襟肘見今為不得已計姑勾新軍補主兵舊額十一萬與入衛客兵分番休息庶軍不告勞稍定邊計部議行所司清軍而補兵之說卒不行萬歷元年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待郎總督如故進南京工部尚書名為戎政尚書改刑部錦衣馮邦寧者太監保從子道遇不引避應節叱下之保不說會雲南參政羅汝芳奉表至京應節出郭與談禪給事中周良寅疏論之遂偕汝芳劾

罷卒贈太子少保初王宗沐建議海運應節與工部侍郎徐栻請開膠萊河張居正力主之用栻兼僉都御史以往議鑿山引泉計費百萬議者爭駮之乃栻還罷其後栻常熟人累官南京工部尚書

王遴字繼津霸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紹興推官入為兵部主事歷員外郎峭直矜節槩不妄交同官楊繼盛劾嚴嵩及其孫效忠冐功事下部覆世蕃自為稾以屬武選郎中周冕冕發之反得罪尚書聶豹懼趣所

司以世蕃藁上遴直前爭矽怒竟覆如世蕃言繼盛論死遴為資粥饘且以女字其子應箕嵩父子大恚摭他事下之詔獄事白復官及繼盛死收葬之遷山東僉事再遷岢嵐兵備副使有威名為廵撫所忌劾去官民相率訟究詔許起用四十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廵撫延綏寇大入定邊固原總兵官郭江戰殁總督陳其學陝西廵撫戴才坐免遴貶俸一秩隆慶改元寇六入塞皆失利去而御史温如玉論遴不已解官侯勘後御史楊鈐

勘上其功遂以故官巡撫宣府總兵官馬芳驍勇寇不敢深入遴乃大興屯田邊儲賴之秩蒲進右副都御史尋名拜兵部右侍郎省親歸起協理戎政神宗立張居正秉政遴其同年生然雅不相能會議閱邊遴請行命往陝西四鎮峻絶覷遺事竣遴移疾歸居正殁始起南京工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守備中官邱得用濫役營軍遴奏禁之因奏行計安留都十二事名拜户部尚書先奉詔蠲除及織造議留共銀百七十六萬餘兩

命於大倉庫補進遴言陛下歷十餘年之儲積僅三百餘萬今因一載蠲除即收補於庫計十餘年之積不足償二年取補之資矧金花額進歲當百萬自六年以後增進二十萬金合六年計之不啻百萬矣庫積非源泉歲進不已後將何繼因言京通二倉糧積八百萬石足償九年之需請量改折百五十萬石三年而止詔許一年時尚寶丞徐貞明御史徐待開京東水田遴力贊之議遂決故事戶部銀專供軍國不給他用帝大婚暫取

濟邉銀九萬兩為織造費至是復欲行之遴執爭未幾
詔取金四千兩為慈寧寺用遴又力持皆不納已陳理
財七事請崇節儉重農務督逋負懲貪墨廣儲蓄飭貢
市帝報曰事關朕躬者已知之餘飭所司議行時釋教
大盛遴請汰其壯者歸農聚衆修齋者坐左道罪禮部
尚書沈鯉請如遴言詔已許后妃宦官多言不便事中
止改兵部尚書遼東縱兵官李成梁賂遺徧輦下不敢
至遴門遴在户部頻執爭已為中官所嫉會帝閱壽宫

中官持御批索馬遴以為題本當鈐印司禮傳奉由科發部無徑下部者援故事執奏帝不悅大學士申時行嘗以管事指揮羅秀屬遴補錦衣僉書遴格不許時行乃調旨責遴擅留御批失敬上體御史因交章劾遴遴乞休去張佳允代之給事中張養蒙言羅秀本太監滕祥奴賄入禁衛往歲管僉書尚書遴持正為所中傷去未幾秀即躐用物議沸騰於是黜秀佳允亦罷遴雖退聲望愈重以年高存問者再三三十六年卒贈太子太

保天啓中追謚恭肅

畢鏘字廷鳴石埭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擢浙江提學副使遷廣西右參政進按察使再遷湖廣左布政使名為太僕卿未至改應天尹海瑞撫江南移徽京府等於屬吏鏘𨚫不受瑞察鏘政更與善進南京戸部右侍郎督理糧儲萬歷二年入為刑部右侍郎改戸部總督倉塲擢南京戸部尚書謝病去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吏部徵為戸部尚書帝以風霾諭所

司陳時政鎝以九事上中言錦衣旗校至萬七千四百餘人內府諸監局匠役數亦稱是此冗食之尤宜屏除冒濫州縣丈田滋弊雲南鼓鑄不酬工直官已裁而復置田欲墾而再停請酌土俗人情毋率意更改至袍服錦綺歲有積餘何煩頻織天燈費鉅萬尤不經濫予不可不裁淫巧不可不革他所奏並多切要近倖從中撓之不盡行鎝乃引年乞罷予馳驛歸鎝遇事守正有物望年及八十賜存問加太子少保後凡存問者再其孫

汝梗奉表入謝詔以為大學生年九十三而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

舒化字汝德臨川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衡州推官改補鳳陽擢户科給事中隆慶初三遷刑科給事中帝任宦官旨多從中下化言法者天下之公大小罪犯宜悉付法司不當則臣等論劾若竟自敕行則喜怒未必當而法司與臣等俱虛設詔是其言冬至郊天聞帝咳聲推論陰陽姤復之漸請法天養微陽詞甚切直有詔

言災告游至由部院政事不修令廠衛密察化偕同列言廠衛徼廵輦下惟詰奸宄禁盜賊耳駕馭百官乃天子權而糾察非法則責在臺諫豈廠衛所得干令命之刺訪將必開羅織之門逞機阱之術禍貽善類使人人重足累息何以為治且廠衛非能自廉察必屬之番校陛下不信大臣反信若屬耶御史劉思賢等亦極陳其害帝並不從已而事竟寢按尉負屍出北安門兵馬指揮孫承芳見之疑有奸繫獄鞫訊詞連內官李陽春陽

春懼訴於帝言尉所負非死者出外乃死承芳妄生事刑校尉帝信之杖承芳六十斥爲民化請以陽春所奏下法司勘問不納四年熱審請釋累臣鄭履淳李芳及朝審又請釋李己皆得宥時髙拱當國路楷揚順以搆殺沈鍊論死拱欲爲楷地謂順首禍順死楷可勿坐化取獄牘示拱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始楷誠罪首拱又議宥方士王金等罪化言此遺詔意即欲勿罪宜何辭忤拱出爲陜西參政再疏致仕歸萬歷初累擢太僕

少卿復以疾歸由南京大理卿召拜刑部左侍郎雲南緬賊平帝御午門樓受俘化讀奏詞音吐洪亮進止有儀帝目屬之會刑部缺尚書手詔用化化言陛下仁心出天性知府錢若賡知州方復乾以殘酷死戍請飭大小臣僚各遵律例毋深刑大明律一書高皇帝揭之兩廡手加更定令未經詳斷者或命從重擬議已經定議者又詔加等處斬是謂律不足用也去冬雨雪不時災異頻見咎當在此帝優詔答之會續修會典因輯嘉靖

三十四年以後事例與刑名相關者三百八十二條奏之詔頒示中外十四年應詔陳言請信詔令清獄訟速訊讞嚴檢驗禁冤濫而以格天安民歸本聖心帝嘉納焉帝慮羣下欺罔閭有許發輒遣官逮捕牽引証佐文案累積化言主術貴執要不當侵有司徒使人歸過於上而下反得緣以飾非潞王府小校以事為兵馬司吏目所笞帝怒逮吏目下詔獄掠死又罪其捕卒七人化爭之詔罪為首一人餘並獲宥明年京察拾遺南京科

道論及化遂三疏乞歸帝不許會當慮因復起視事中
貴傳帝意宥重辟三千餘人化爭不可詔卒從其議尋
稱病篤乃聽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僖
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改吏部歷考功文選郎中與陸光祖並為尚書所倚
隆慶初丁曾祖憂起右通政歷南京太僕卿萬歷二年
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尋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未上改撫浙江旋移疾歸起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黃河

南侵淮安告警世達請修石堤捍城寶應氾光湖風濤險惡歲漂溺請開越河殺水勢俱報可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名改戶部復改吏部進左侍郎擢南京吏部尚書就改兵部參贊機務俄名為刑部部尚書中官張德毆人死世達請置於理刑科唐堯欽亦言之德遂屬吏大興知縣王階坐撻樂舞生下吏帝家遣兩校尉偵之讞日為巡風主事孫承榮所拒校尉還奏帝怒詰世達世達言偵伺非大體承榮竟奪俸東厰太監張鯨有罪言官

交劾帝曲貸之世達執奏帝乃屏鯨於外駙馬都尉侯
拱宸僕斃平民抵法世達請並坐拱宸乃革其任命國
學肄禮罪人焦文桀法不當死帝怒入之會朝審命戶
部尚書宋纁主筆世達言於纁薄文桀罪忤旨詰問復
據法以對帝卒不從時帝燕居多暴怒近侍屢以非罪
死世達因災異上書以諷浙江饑或請令罪人出粟除
罪世達言法不可廢寧赦毋贖赦則恩出於上法猶存
贖則力出於下人滋玩識者韙之改左都御史兵馬指

揮何价扈死三人御史劉思瑜庇之世達劾奏帝錮思瑜秩復劾罷御史辥介等數人帝深惡言官下詔申飭責以挾私報復世達言效忠持正者語雖過激心實無他即或心未可知而言不可廢並宜容納惟緘默依阿然後加黜罰則讒言日進邪說漸消報聞二十一年與吏部尚書孫鑨同主京察斥政府私人殆盡考功郎中趙南星被劾貶官世達力爭之反除南星等名遂求去不許其秋吏部侍郎趙用賢以絶婚事被訐世達白其

無罪郎中楊應宿鄭材疏詆世達遂連章乞休去歸七

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敏肅

曾同亨字干野吉水人父存仁雲南布政使同亨舉嘉

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禮部遷吏部文選主

事故事丞薄以下官聽胥吏銓注同亨悉躬親之與陸

光祖李世達齊名隆慶初為文選郎中薦用佚遺幾盡

進太常少卿請急去萬歷初起大理少卿歷順天府尹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御史劉臺得罪張居正同亨

臺娣夫也給事中陳三謨欲並逐之奏同亨亂不任職詔調南京遂移疾歸九年京察拾遺給事中秦燿御史錢岱等復希居正指列同亨名勒休致居正卒起南京太常卿名為大理卿遷工部右侍郎督治壽宫節浮費三十餘萬由左侍郎進尚書軍器自外輸率不中程奏請半收其直又請減織造之半皆報可汝安王妃乞橋稅同亨拒之帝竟如妃請内府工匠隆慶初數至萬五千八百人尋汰二千五百人而中官濫增不已同亨疏

請清釐已得旨中官復奏寢之給事中楊其休疏争弗
納同亨弟乾亨請裁冗員以裕經費京衛諸武臣謂減
已月俸也大譁伺同亨出朝圍而譟之同亨再乞休不
得請九門工成加太子少保力乞去詔乘傳歸起南京
吏部尚書辭不拜久之再起故官累辭乃就職税使所
在虐民同亨極諫三十三年大計京官與考功郎徐必
達持正不撓是年北察失執政意中旨留給事中錢夢
皐等尚書及同亨自陳疏亦久不下同亨適給由入都

遂引疾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同亨初入吏部嚴嵩其鄉人尚書吳鵬則父同年也同亨無私謁嘗止宿署舍彌月不歸雅與羅汝芳耿定向善尚書楊博痛詆偽儒同亨曰此中多闇修非可槩斥即使陽假名義視呈身進取恬不知恥者孰愈哉卒年七十有五贈少保謚恭端弟乾亨字于健從羅洪先學登萬歷五年進士除合肥知縣調休寧擢御史給事中馮景劾李成梁被謫乾亨以尚書張學顔右成梁也並劾之帝怒黜為海州判官稍

遷大明推官歷光祿少卿十八年冬敕兼監察御史閱視大同邊務劾罷總兵官以下十餘人大同土兵歲餉萬二千石兵自徵之民不勝擾乾亨議留兵二百餘盡汰之屢奏邊備事宜輒中機要諸武弁之詬同亨也大學士王家屏遣諭之曰天下有叛軍寧有叛臣若曹於禁地辱大臣罪且死諸人乃散去尚書石星言責臣被辱大傷國體給事中鍾羽正亦言之不報家屏家揭力爭乃奪掌後府定國公徐文壁祿半歲而治首事者

以法乾亨尋進大理丞遷少卿考功郎趙南星以考察事被斥乾亨論救侵執政復移書辨之廷推巡撫者三俱不用遂引疾歸未幾卒乾亨言行不茍與其兄並以名德稱

辛自修字子吉襄城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海寧知縣擢吏科給事中奏言吏部銓注遴才要矣量地尤急邇京府屬吏以大計去者十之五豈畿輦之下獨多不肖哉地艱而事猥也請量地劇易以除官量事繁簡以注

考吏部善其言請令撫按舉劾如自修議廵視京營劾
典營務鎮遠侯顧寰協理僉都御史李燧請戒寰罷燧
從之歷遷禮科都給事中誠意伯劉世延不法自修極
論其奸詔革任禁錮隆慶元年給事中胡應嘉言事斥
自修疏救未幾論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
郭文英贈謚以可成由黃冠文英由工匠可學隆禧俱
以方藥進也擢太僕少卿引疾歸萬歷六年起應天府
丞再遷光祿卿以右僉都御史廵撫保定六府奏減均

徭里甲銀六萬兩增築雄任邱二縣堤以禦滹沱水患每歲防秋巡撫移駐易州徵所部供費防秋已罷徵如故自修奏已之入歷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沈汝梁者廵視下江用餽遺為名盡括所部贖鍰自修劾奏之帝方欲懲貪吏乃命逮治汝梁而召自修為左都御史十五年大計京官政府欲庇私人去異已吏部尚書楊巍承意指惟謹自修患之先期上奏請勿以愛憎為喜怒排抑孤立之人帝善其言而政

府不悅有貪競者十餘輩皆政府所厚自修欲去之給事中陳與郊自度不免遂言憲臣將以一眚棄人一舉空國於是自修所欲斥者悉獲免已而御史張鳴岡等拾遺首工部尚書何起鳴起鳴故以督工與中官張誠厚而雅不善自修遂訐自修挾讐主使與郊及給事中吳之佳助之御史高維崧趙卿張鳴岡左之宜不平劾起鳴飾非詭辨帝先入張誠言頗疑自修得疏益不悅曰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輒紛紛排擊今起鳴去爾等舉

堪此任者維嵩等具疏引罪無他舉帝怒悉出之外給事中張養蒙申救亦奪俸刑部主事王德新復疏爭語侵嬖倖帝下之詔獄酷刑究主者無所承乃削其籍自修不自安亟引疾歸自修之進也非執政意故不為所容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復以工部尚書名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謚肅敏德新安福人後起官至光祿丞

温純字景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壽光知縣徵為户科給事中隆慶三年穆宗既禫除猶不與大臣

接純請遵祖制延訪羣工親决章奏報聞屢遷兵科都給事中倭陷廣東廣海衛大殺掠而去總兵劉壽以戰却聞純劾壽幷因時方名壽督京營遂置不問黔國公沐朝弼有罪詔許其子襲爵純言事未竟不當遽襲中官陳洪請封其父母純執不可言官李已石星獲譴疏救之初趙貞吉更營制三營各統一大將以恭順侯吳繼爵典五軍而都督袁正焦澤典神樞神機繼爵恥與同列固辭帝為罷二人盡易以勳臣純請廣求將才毋

拘世爵不納已復命文臣三人分督之時號六提督純以政令多門極陳不便遂復舊制諳達請貢市髙拱定議許之純以為弛邊備非中國利出為湖廣參政引疾歸萬歷初用薦起河南參議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廵撫浙江入為户部左侍郎進右副都御史督倉塲母憂去起南京吏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父老乞養歸終喪召為左都御史礦税使四出有司逮繫纍纍純極論其害請盡釋之不報已諸閹益

橫所至剽奪汙人婦女四方無賴奸人蠭起言利有請開雲南塞外寶井者或又言海外吕宋國有機易山素産金銀歲可得金十萬銀三十萬或言淮揚餘鹽利用其筴歲可得銀五十萬帝欣然納之遠近駭震紘言緬人方伺隙寶井一開兵端必起余元俊一盜犯數千贓不能輸而欲得五十萬金將安取之機易山在海外必無徧地金銀任人往取不過假借詔旨闌出禁物與番人市易利歸羣小害貽國家乞盡捕諸奸人付臣等

行法而亟撤稅監之害民者亦不報當是時中外爭請罷礦稅帝悉置不省純等憂懼不知所出乃倡諸大臣伏闕泣請帝震怒問誰倡者對曰都御史臣純帝為霽威遣人慰諭曰疏且下乃退已而卒不行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並以礦稅激民變純又抗言稅使竊弄陛下威福以十計參隨憑藉稅使聲勢以百計地方奸民竄身為參隨爪牙以萬計宇內生靈困於水旱困於採辦營運轉輸既罹其殃喪其樂生之心安能復勝此千

萬虎狼耶願即日罷礦税　鳳等寘于理亦不報先是
御史顔龍楨廵按廣東與布政使王泮語不合起毆之
泮即棄官去純劾罷龍楨御史于永清按陜西貪懼純
舉奏倡同列救龍楨顯與純異以脅制純又與都給事
中姚文蔚比而傾純純不勝憤上疏盡發永清文搆狀
並及文蔚語頗侵首輔沈一貫一貫等疏辨帝為下永
清文蔚二疏而純劾疏留不下純益憤三疏論之因力
丐罷乃謫永清純遂與一貫忤給事中陳治則鍾兆斗

皆一貫私人先後劾紳御史湯兆京不平疏斥其妄紳求去章二十上杜門者九閱月帝雅重紳諭留之紳不得已強起視事及妖書事起力為沈鯉郭正域辨誣楚宗人戕殺撫臣紳復言無反狀一貫怨益深三十二年大計京朝官紳與吏部侍郎楊時喬主之一貫所欲庇者兆斗及錢夢皐等皆在謫中疏入久之忽降旨切責盡留被察科道官而察疏仍不下紳求去益力夢皐兆斗既留則連章訐紳楚事言紳曲庇叛人且誣以

納賄廷臣大駭爭劾夢皐等夢皐等亦再疏劾純求勝
俱留中已南京給事中陳嘉訓等極論二人陰有所恃
朋比作奸當亟斥之而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帝竟批
夢皐等前疏予純致仕夢皐兆斗亦罷歸純清白奉公
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肅百僚振風紀時稱名臣卒
贈少保天啓初追謚恭毅
趙世卿字象賢歷城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
事張居正當國政尚嚴州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布

按二司以下官雖公事毋許乘驛馬大辟之刑歲有定額徵贓以九分為率有司不及格者罰又數重譴言事者世卿奏匡時五要請廣取士之額寛驛傳之禁省大辟緩摧科而未極論言路當開言近者臺諫習為脂韋以希世取寵事關軍國卷舌無聲徒摭不急之務姑塞言責延及數年居然高踞卿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諸人豈盡奊詬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耳如往歲傳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内自顧恤寧自同於寒蟬也

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言之意則士皆慕義輸誠效忠於陛下矣居正欲重罪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罪之適成其名請為公任怨遂出為楚府右長史明年京察復坐以不謹落職歸居正死起戶部郎中出為陝西副使累遷戶部右侍郎督理倉場世卿饒心計凡所條奏酌劑贏縮軍國賴焉戶部尚書陳渠有疾侍郎張養蒙避不署事帝怒並罷之而進世卿為尚書時礦稅使四出為害江西稅監潘相至

擅捕繫宗室冣時關稅所入嵗四十餘萬自為稅使所奪商賈不行數年間減三之一四方雜課亦如之嵗入益寡國用不支邉儲告匱而内供日繁嵗增金花銀二十萬宫帑日充羨世卿請復金花銀百萬故額罷續增數不許乞發内庫銀百萬及大僕馬價五十萬以濟邉儲復忤旨切責世卿又請正潞相罪且偕九卿數陳其害皆不納世卿復言脂膏已竭閭井蕭然喪亂可虞揭竿非遠不及今罷之恐後將無及帝亦不省三十二年

蘇松稅監劉成以水災請暫停米稅帝以歲額六萬米稅居半不當盡停令以四萬為額世卿上言鄉者既免米稅旋復再征已失大信於天下令成欲免稅額之半而陛下不盡從豈惻隱一念殆瑞尚存而陛下反漠然不動心乎不報其夏雷火燬祖陵明樓妖蟲蝕樹又大雨壞神道橋梁帝下詔咨實政世卿上疏曰今日實政孰有切於罷礦稅者古明主不貴異物今也聚之財斂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為君德計不可不罷者

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足致倒戈之禍是為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務桑土之課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榷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燬室踰垣禍延雞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為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急烋毀掘冢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為怨讙譟屢聞此而不已後將何及是為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

奸人之室故楈逋租而逋租紬稭關稅而關稅竄搜庫藏而庫藏絶課盬筴而盬筴薄徵贖鍰而贖鍰消外府一空司農若埽是爲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爲詔令計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宮室以至于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於國乃民方懽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

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竭蹷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返之于心必有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謂蠢蠢小民可駕馭自我生殺自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即天之心今天譴頻仍雷火妖蟲淫雨疊至變不虛生其應非遠故今日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者帝優答之而不行至三十四年三月始詔罷礦使稅亦稍減然遼東雲南四川稅使自若吏民尤苦之雲南遂變作

揚滎被災而西北水旱時時見告世卿屢請減租發振國用益不支踰月復奏請捐內帑百萬佐軍用不從世卿遂連章求去至十五上竟不許先是福王將婚進部帑二十七萬帝猶以為少數遣中使趣之中使出誶語且劾世卿抗命世卿以為辱國疏聞於朝帝置不問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數十萬世卿引故事力爭詔減三之一世卿復言陛下大婚止七萬長公主下嫁止十二萬乞陛下再減損一倣長公主例帝不得已

從之福王新出府第設崇文稅店爭民利世卿亦諫阻世卿素勵清操當官盡職帝雅重之吏部缺尚書嘗使薦署推舉無所私惟楚宗人與王相訐世卿力言王非偽與沈一貫議合李廷機輔政世卿力推之廷臣遂疑世卿黨比於是給事中杜士全鄧雲霄何士晉胡忻御史蘇為霖馬孟禎等先後劾之世卿遂杜門乞去章復十餘上不報三十八年秋世卿乃拜疏出城候命明年十月乘柴車徑去廷臣以聞帝亦不罪也家居七年卒

贈太子少保

李汝華字茂夫睢州人萬歷八年進士授兗州推官徵授工科給事中嘗劾戎政尚書鄭洛不職及出閱甘肅邊務洛方經畧西事主和戎汝華疏洛畏敵貽患且劾諸將吏侵軍資復請盡墾甘肅閒田還朝歷吏科都給事中多所糾擿尋遷大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廵撫南贛稅使四出議括關津諸稅輸内府汝華以稅本餉軍力爭止之既而詔四方稅務盡領於有司以其半輸稅

監進内府半輸户部獨江西漕相勒有司悉由已輸汝華極論相違詔帝竟如相議且推行之四方汝華在贛十四年威恵甚著進秩兵部右侍郎召拜户部左侍郎尚書趙世卿去位遂掌部事福王莊田四萬頃詔旨屢趣不能及額汝華數偕廷臣執爭僅減四之一及王既之國詔許自遣使督租所在驛騷内使閻時詰汝州杖二人死汝華請遵祖制隸有司盡撤還使者不納畿輔山東大饑因汝華言出倉米平糶且發銀以振汝華復

奏行救荒數事兩地賴之先是山東饑蠲歲賦七十萬是年盡蠲又百七十餘萬汝華以邊餉不繼請天下稅課未入內藏者暫留一年補其缺輔臣亦助為言疏三上不報已進尚書四十六年鄭繼之去兼攝吏部事畿輔陝西大饑汝華請振皆不報遼東兵事興驟增餉三百萬汝華累請發內帑不得則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庫藏餘積徵宿逋裁工食開事例而遼東巡撫周永春請益兵加賦汝華議天下田賦自貴州外畝增銀三釐

五毫得餉二百萬明年復議益兵增賦如前又明年四月兵部以募兵市馬工部以制器再議增賦於是畝增二釐為銀百二十萬先後三增賦凡五百二十萬有奇遂為歲額當是時内帑山積廷臣請發率不應計臣無如何遂為一切苟且之計苛斂百姓而樞臣徵兵乃遠及蠻方致奢崇明安邦彦相繼反用師連年又割四川雲南廣西湖廣廣東所加之賦以餉之而遼餉仍不充天下已不可支矣汝華練達勤敏立朝無黨阿官户部

久於國計羸縮逷儲虛實與鹽漕屯牧諸大政皆殫心
裁劑歲比不登意常主寬恤獨加賦之議不能力持剮
致萬方虛耗內外交訌天啟元年得疾乞休加太子太
保致仕卒諡恭敏從子夢辰自有傳

贊曰古稱文昌政本七卿之任蓋其重矣萬士和諸人
奉職勤慮巽夫依阿保位之流劉應節王遴舒化李世
達尤其卓然者哉李汝華司邦計值兵興餉絀請帑不
應乃不能以去就爭而摧宜取濟遂與裒刻聚斂者同

譏時事至此其可歎也矣

明史卷二百二十

明史卷二百二十考證

萬士和傳奏請便民六事　臣黄壽齡按便民六事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王之誥傳列上便民八事　臣黄壽齡按八事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王之誥傳後居正喪父奪情杖言者闕下　臣黄壽齡按杖言者闕下葢指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等

而言也事詳諸人本傳謹識

吳百朋傳授永豐知縣　臣黄壽齡按百朋為永豐令時以教化為先務束矢入片言折服有清水明鏡之謠事詳百朋墓誌謹識

劉應節傳濰人　臣黄壽齡按獻徵錄及識大錄應節其先咸平人有名全者以判濰州因家焉遂為濰州人謹識

劉應節傳順天巡撫耿隨卿坐殺平民充首功逮治改

應節代之　臣黃壽齡按馮琦所撰應節墓誌云應節巡撫順天時整飭邊備條上六事一曰益兵以資戰二曰用車以資守三曰樹木以資險四曰櫃水以資運五曰定兵食之遠圖六曰除邊方之宿蠹史未之載謹附識

劉應節傳進右都御史　臣黃壽齡按應節墓誌云應節進右都御史時沿邊諸郡邑橫罹剽掠莫敢誰何應節遣使諭以恩威衆皆叩頭謝前罪凡四千四百

餘人一時解散因條上防禦機宜凡七曰選主將曰設副將曰議班軍曰清衛軍曰勾逃軍曰廣招募曰議行糧廷議皆是之謹附識

王邁傳因奏行計安留都十二事　臣黄壽齡按十二事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舒化傳請釋繫臣鄭履淳李芳及朝審又請釋李已皆得宥　臣黄壽齡按請釋繫臣鄭履淳等事具載諸人本傳謹識

舒化傳又有宥方士王金等罪化言此遺詔意即欲勿

罪宜何辭　臣黃壽齡按議宥王金等罪傳未詳何

事錯見葛守禮高拱傳及佞倖陶仲文傳謹識

舒仲傳因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事例與刑名相關者

三百八十二條　臣黃壽齡按奏三百八十二條事

詳刑法志但亦未臚其目謹識

舒化傳南京科道論及化　臣黃壽齡按獻徵錄云時

舒化名益高忌益衆或使人搆飛語授南京新進橫

詆化衆驚憤化曰安有大臣被口語自疏解為爭義有去而已遂上書乞歸較史為詳但亦未載科道所論何事謹識

李世達傳東厰太監張鯨有罪　臣黄壽齡按張鯨有罪及後文趙南星被刻傳未詳其原委具載二人本傳謹識

李世達傳世達言於纁薄文檠罪　臣黄壽齡按焦文檠法不當死及後文楊應宿等疏詆世達史俱未詳

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李世達傳復劾罷御史韓介等數人　臣黃壽齡按劾罷韓介等數人考獻徵錄及識大錄載及劉瑜黃正色同被劾但亦未詳載數人之事謹識

曾同亨傳弟乾亨附給事中馮景劾李成梁被謫　臣黃壽齡按馮景被謫事詳李成梁傳謹識

曾同亨傳弟乾亨附劾罷總兵以下官十餘人　臣黃壽齡按十餘人史未詳其姓氏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温純傳及妖書事起力為沈鯉郭正域辨誣　臣黄壽齡按沈鯉郭正域受誣事詳沈鯉本傳及李廷機傳謹識

李汝華傳歷吏科給事中多所糾擿　臣黄壽齡按汝華在給事中多所糾擿考本史如何源黄弘憲王學書李長春韓世能王基姜壁諸人皆為所論罷去謹識

李汝華傳福王莊田四萬頃　臣黄壽齡按福恭王傳

云下詔賜莊田四萬頃所司皆力爭常洵亦奏辭得減半非僅減四之一也謹識

明史卷二百二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九

張孟男衛承芳　李禎

丁賓

袁洪愈字抑之吳縣人舉嘉靖二十五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劾檢討梁紹儒阿附權要文選郎中白壁招權鬻官尚書萬鏜侍郎葛守禮不檢下詔切責鏜守禮下壁詔獄斥紹儒於外紹儒大學士嚴嵩私人也已陳邊務數事詔俱從之嵩屬吏部尚書吳鵬出為福建僉事歷河南參議山東提學

副使湖廣參政所在以清節著嵩敗召為南京大僕少卿就遷太常隆慶五年以疾歸萬歴中起故官遷南京工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掌南院事就改禮部尚書南京御史譚希思疏論中官外戚且請循舊制内閣設絲綸簿宫門置鐵牌詔下南京都察院勘訊將坐以誣罔洪愈已改官代者未至乃具言希思所陳載王可大國憲家猷薛應旂憲章錄二書帝以所據非頒行制書謫希思雜職洪愈尋上疏請禁干謁又極諫屯田廢壞之

害乞令商人中鹽免内地飛輓皆議行萬歷十五年就改吏部其冬引年乞休帝重其清德加太子少保致仕洪愈通籍四十餘年所居不增一椽出入徒步卒年七十四巡撫周孔教捐金葬之贈太子太保謚安節子一鶚以廕官治中饘粥不繼以死希思茶陵人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王廷瞻字稚表黄岡人父濟參政廷瞻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淮安推官入為御史督畿輔屯政穆宗在裕

邸欲易莊田廷瞻不可隆慶元年所部久雨請自三宮以下及裕府莊田改入乾清宮者悉蠲其租詔減十之五已言勲戚莊田太濫請於初給時裁量田數限其世次爵絶歸官制可高拱再輔政廷瞻嘗論拱遂引疾歸神宗立起故官歷太僕卿萬歴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番屢犯松潘廷瞻令副使楊一桂總兵官劉顯勦之殲其魁羣蠻納款風村白草諸番久居二十八砦率男婦八千餘人來降復命總兵顯討建昌傀厦洗馬

姑宰鐵口諸叛番皆獻首惡出降增俸一級進右副都御史撫南贛入為南京大理卿歷兩京户部左右侍郎以右都御史出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寳應氾光湖堤蓄水濟運平江伯陳瑄所築也下流無所洩決為八淺匯成巨潭諸鹽場皆沒淮流復奔入勢益洶湧前巡撫李世達等議開越河避其險廷瞻承之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為石閘三減水閘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詔旨

褒嘉賜河名弘濟進廷瞻戸部尚書巡撫如故尋改南
京刑部尚書未上乞歸久之卒贈太子少保兄廷陳見
文苑傳
郭應聘字君賔莆田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戸部主
事歷郎中出為南寧知府遷威茂兵備副使轉廣東參
政從總督吳桂芳平李亞元別擊賊首張韶南黄仕良
等遷廣西按察使歷左右布政使隆慶四年大破古田
賊斬獲七千有奇巳從巡撫殷正茂平古田再進秩正

茂遷總督遂擢應聘右副都御史代之府江猺反府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亘三百餘里諸猺夾江居怙險剽刼正化正德間都御史韓雍陳金討平之至是攻圍荔浦永安刼知州楊惟執指揮胡潮事聞大學士張居正奏假便宜寓書應聘曰炎荒瘴癘驅役數萬衆不宜淹留速破其巢則餘賊破膽應聘聚土漢兵六萬令總兵官李錫進討未行而懷遠猺亦殺知縣馬希武反應聘與正茂議先征府江三閱月悉定乃檄錫討懷遠天大

雨雪無功而還懷遠古牂牁地界湖貴靖黎諸州環郭皆猺編氓處其外嘉靖中征之不克知縣寄居府城遥示羈縻而已古田既復猺懾兵威願服屬希武始入其地議築城董作過峻猺遂亂希武見殺及是師出無功應聘益調諸路兵鎮撫白杲黃土大梅青淇狪獞以孤賊勢而錫與諸將連破賊斬其魁懷遠乃下事皆具錫傳初議行師錫以陽朔金寶嶺賊近欲先滅之應聘曰君第往吾自有處錫行數日應聘與按察使吳一介出

不意襲殺其魁比懷遠克復陽朔亦定乃分遣諸將門崇文楊照亦孔昭等討洛容上油邊山五叛猺悉平神宗大悅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廵撫如故萬厯二年召為戸部右侍郎尋以憂歸八年起改兵部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時十寨初下應聘與總督劉堯誨奏設三鎮隷賓州以土廵檢守之而統於思恩參將十寨遂安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前總督多受將吏金應聘悉謝絶踰年召掌南京都察院

以吳文華代頃之就拜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久之引疾歸應聘在廣西奏復陳獻章王守仁祠劉臺謫戍潯州為餓居供廩餼歿復賻斂歸其喪像祀之官南京與海瑞敦儉素士大夫不敢侈汰歸七月卒贈太子少保諡襄靖吳文華字子彬連江人父世澤府江兵備副使有威名文華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四川右參政與平土官鳳繼祖四遷河南左布政使萬歷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討平南鄉陸平周塘

板寨猺及昭平黎福莊父子偕總督淩雲翼征河池咘咳北三猺三猺未為逆雲翼喜事殺戮甚慘得廕襲文華亦受賞遷户部右侍郎請終養歸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遷總督兩廣軍務巡撫廣東進右都御史會巡撫吳善總兵呼良朋討平嚴秀珠岑崗賊李珍江月照拒命久文華購禽月照平珍尋入為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引疾去仍起南京工部力辭虛位三年以待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少保謚襄惠

耿定向字在倫黄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行人擢御史嚴嵩父子竊政吏部尚書吳鵬附之定向疏鵬六罪因言鵬壻學士董份總裁會試私鵬子紹宜併斥嵩為營護事竟寢出按甘肅舉劾無所私去任行笥一肩有以石經餽者留境上而去還督南京學政隆慶初擢大理右寺丞高拱執政定向嘗譏其褊淺無大臣度拱嗛之及拱掌吏部以考察謫定向橫州判官拱罷量移衡州推官萬歷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吏部侍郎陸光祖

為御史趙之翰所劾光祖已留定向復頌光祖賢詆之翰給事中李以謙言定向擠言官定向求去帝不問歷刑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藩臣劾應天巡撫周繼疏發踰月不以白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爭自劾求罷且詆藩臣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年四川巡撫徐元泰皆賢為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今宜召用而量罰藩臣藩臣坐停俸二月於是給事中許弘綱觀政進士薛敷教南京御史黃仁榮及麟趾連

章劾定向麟趾言南臺去京師遠章疏先傳人得爲計如御史孫鳴治論魏國公徐邦瑞陳揚善論主事劉以煥皆因奏辭豫聞一則夤緣倖免一則捃摭被誣故邇來投揭有遲浹月者事理宜然非自藩臣始語竝侵大學士許國左都御史吳時來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方惡言者勒敷教還籍省過麟趾仁榮亦停俸時巳除定向戶部尚書督倉場定向因力辭求退章屢上乃許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定向初立朝有時望後

歷徐階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四輔皆能無齟齬至居
正奪情寓書友人譽為伊尹而貶言者時議訾之其學
本王守仁嘗招晉江李贄於黃安後漸惡之贄亦屢短
定向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贄遊贄小有才機辨定向
不能勝也贄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
上官勒令解任居黃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崇
釋氏卑侮孔孟後北遊通州為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
死獄中定向弟定理定力定理終諸生與定向俱講學

專主禪機定力隆慶中進士除工部主事萬歷中累官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疏陳礦使之患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卒贈尚書

王樵字明遠金壇人父臯兵部主事諫武宗南巡被杖終山東副使樵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歷刑部員外郎著讀律私箋甚精核胡宗憲討降汪直欲赦直以示信樵言此叛民與他納降異直遂誅遷山東僉事移疾歸萬歷初張居正柄國雅知樵起補浙江僉事擢

尚寶卿劉臺劾居正居正乞歸諸曹奏留之樵獨請全諫臣以安大臣畧言自古明主欲開言路言不當猶優容之大臣欲廣上德人攻已猶薦拔之如宋文彥博於唐介是也令居正留而臺得罪無乃非仁宗待唐介意乎居正大恚出為南京鴻臚卿旋因星變自陳罷之家居十餘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年七十餘矣歲中再遷大理卿尋拜南京刑部右侍郎誠意伯劉世延主使殺人樵當世延革任尋就擢右都御史給事中盧大中劾

其衰老帝令致仕樵恬澹誠慤溫然長者邃經學易書春秋皆有纂述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子肯堂字宇泰舉萬歷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倭寇朝鮮疏陳十議願假御史銜練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歸京察降調家居久之吏部侍郎楊時喬薦補南京行人司副終福建參政肯堂好讀書尤精於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精粹世競傳之

魏時亮字工甫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

人擢兵科給事中隆慶元年正月七日有詔免朝越三日復傳免時亮以新政不宜遽怠上疏切諫尋以左給事中副檢討許國使朝鮮故事王北面聽詔使者西面時亮爭之乃南面宣詔還進戶科給事中因列上遼東事宜已請慎起居罷游宴日御便殿省章奏召大臣裁決報聞興都莊地八千三百頃中官奪民田復增八百頃立三十六莊帝從撫按奏屬有司徵租還兼併者於民中官張堯為請又許之時亮極諫不納帝臨朝拱默

未嘗發一言及石州陷有請帝詰問大臣者越二日講罷帝果問石州破狀中官王本輒從旁詬諸臣欺蔽帝愠目懾之本猶剌剌語帝不悅而罷時亮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且數其不法數事疏雖不行士論壯之十月初詔停日講時亮率同列言天未沍寒不宜遽輟俄請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從祀文廟章下所司又言方春東作宜敕有司釋輕繫停訟獄詔可明年六月言今天下大患三藩祿不給也邊餉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藩

有一時之計有百世之計亟立宗學教之禮讓祿萬石者歲捐五之一二千石者十之一千石者二十之一以贍貧宗立為定制此一時計也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甚宜令就近散處給閒田使耕以代祿奸生之孽重行黜削此百世計也邊餉莫要於屯鹽近遴大臣龐尚鵬鄒應龍淩儒經理事權雖重顧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輕塞下非初旨也且一人領數道曠遠難周請在

內地者專責巡撫令尚鵬等三人分任塞下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儲自裕令天下府庫殫虛百姓困悴而建議者欲罄天下庫藏輸內府以濟旦夕之用脫州郡有變何以待之夫守令以養民為職要在勸農桑清傜賦重鄉約嚴保甲而簿書獄訟催科巧拙不與焉疏上多議行其冬復疏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為民紓憂者知府而已宜慎重其選治行卓越即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激勸督學者天下名教所繫當

擇學行兼懋者毋限以時教行望峻則召為祭酒或入
翰林以示風厲下部議卒不行三年擢太僕少卿初除
階髙拱相搆時亮與朝臣攻去拱已而拱復入考察言
官排異已者時亮及陳瓚張檟已擢京卿皆被斥時亮
坐不謹落職萬歷十二年用邱橓余懋學等薦起南京
大理丞累遷右副都御史攝京營戎政陳安攘要務十
四事尋請以水利義倉生養賦役清獄弭盜善俗七條
課守令歲終報部院及科計吏時以修廢定殿最又請

皇長子出閣講學歷刑部左右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
踰年卒官時亮初好交遊負意氣嘗劾罷左都御史張
永明爲時論所非時亮亦悔之中遭挫抑潛心性理之
學天啓中諡莊靖陳瓚字廷祼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
進士授江西永豐知縣治最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嚴嵩
黨祭酒王才諭德唐汝楫遷左給事中劾文選郎南軒
請錄建言廢斥者帝震怒杖六十除名隆慶元年起官
吏科請卹楊最楊爵羅洪先楊繼盛而誅奸黨之殺沈

錬者帝可之楊順路楷皆逮治其冬擢太常少卿高拱惡銓為徐階所引瓚已移疾歸竟坐浮躁謫洛川丞不赴萬歷中累官刑部左侍郎初瓚為拱所惡被斥及張居正柄政亦惡之不召居正死始以薦起會稽縣丞其後官侍郎稽勲郎顧憲成疏論時弊謫官瓚責大學士王錫爵曰憲成疏最公何以得譴錫爵曰彼執書生之言徇道旁之口安知吾輩苦心瓚曰恐書生之言當信道旁之口當察憲成苦心亦不可不知也錫爵默然瓚

前後忤執政如此卒官贈右都御史謚莊靖檟見鄭應龍傳

郝杰字彥輔蔚州人父銘御史杰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隆慶元年巡撫畿輔冬寇大入永平疏請蠲被掠地徭賦且言比年罰行於文臣而弛於武弁及於主帥而畧於偏裨請飭法以振國威俱報可已劾薊督劉燾巡撫耿隨卿觀望寇退則斬死者報首功又奪遼東將士棒椎厓戰績竝論副使沈應乾遊擊李

信周冕罪帝為黙應乾下信冕獄敕肅隨卿還籍聽勘
詔遣中官李祐督蘇杭織造工部執奏不從杰言登極
詔書罷織造甫一年敕使復遣非畫一之政且內臣專
恣有司剝下奉之損聖德非小帝終不聽駕幸南海子
命京營諸軍盡從徐階楊博等諫不聽杰復争之卒不
從刑部侍郎洪朝選以拾遺罷上疏自辨杰等劾其違
制遂削職以嘗論高拱非宰輔器為所嫉及拱再召杰
遂請急去拱罷起故官旋以私議張居正逐拱非是出

為陝西副使再遷山東左布政使被劾降遼東苑馬寺卿兼海道兵備加山東按察使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以督諸將擊敵錄一子官時李成梁為總兵官威望甚著然上功不無抵欺寇入塞或斂兵避既退始尾襲老弱或乘虛擣零部誘殺附塞者充首功習以為常督撫諸臣庇之杰獨不與比十九年春成梁用參將郭夢徵使副將李寧襲拜狌於鎮夷堡計獲老弱二百八十餘級師旋為別部所遮寧先走將士數千人失

亡大半成梁飾功邀敘杰具奏草直言其故要總督蹇達共奏達匿其草自爲奏論功廵按御史胡克儉馳疏劾寧詞連成梁亦詆杰兵部置寧罪不議克儉大憤盡發成梁達隱蔽狀先是十八年冬海州被掠十三日副將孫守廉不戰成梁亦弗救克儉既劾守廉申時行許國庇之止令聽勘克儉乃言臣初劾守廉時行以書沮臣及劾寧又與國諭臣寛其罪徇私背公將壞邊事竝歴詆一鶚達及兵科給事中張應登朋奸欺罔達置杰

會稾功罪疏不奏遂追數成梁前數年冒功狀帝謂成梁前功皆由廵撫勘報克儉懸度妄議卒置成梁等不問而心以杰為不欺旋就進右副都御史日本陷朝鮮達遣裨將祖承訓以三千人往皆沒事聞杰亦被劾帝特免之朝鮮王避難將入遼杰請擇境外善地處之且周給其從官衛士報可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召理戎政進右都御史日本封貢議起杰曰平秀吉罪不勝誅顧加以爵命荒外聞之謂中朝無人議

不合徙南京户部尚書移疾歸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叅贊機務卒官贈太子少保胡克儉字共之光山人萬歷十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巡按山東遼東其所轄也奏禁買功竊級諸弊既劾戍梁為要人所忌會克儉劾左都御史李世達曲庇罪囚至詆為賊執政遂言克儉妄排執法大臣不可居言路謫蘄水丞上官以事遣歸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光禄少卿天啓中歷刑部右侍郎五年冬逆黨李恒茂論其衰朽落職歸崇

禎初復官卒贈尚書克儉本姓扶冒胡姓久之始復故
趙參魯字宗傳鄞人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户科
給事中萬歷二年慈聖太后立廟涿州祀碧霞元君部
科臣執奏不從參魯斥其不經且言南北被寇流害生
民興役濬河鬻及妻子陛下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
奇苟移振貧民植福當更大亦不聽南京中官張進醉
辱給事中王頤給事中鄭岳楊節交章論未報參魯復
上言進乃守備中官申信黨不併治信無以厭人心時

信方結馮保朝議遂奪岳等俸謫參魯高安典史遷饒州推官擢福建提學僉事請急歸遭喪服除仍督學福建歷南京太常卿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申嚴海禁戮姦商通倭者遷大理卿召為刑部左侍郎改兵部旋改吏部日本封貢議起參魯持不可總督顧養謙不懌爭於朝且言參魯熟倭情宜任章下廷臣參魯復持前說因著東封三議辨利害甚悉其後封事卒不成拜南京刑部尚書誠意伯劉世延妄指星象欲起兵

勤王被劾下吏參魯當以死南京工部主事趙學仕以
侵牟爲侍郎周思敬所劾擬戍學仕移罪家僮法司予
輕比御史朱吾弼復劾之並及參魯言學仕乃大學士
志皐族父故參魯庇之參魯乞休吏部尚書孫丕揚等
言參魯履行素高不當聽其去詔留之累加太子太保
致仕卒謚端簡
張孟男字元嗣中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廣平推
官稍遷漢中同知入爲順天治中累進尚寶丞高拱以

內閣兼吏部其妻孟男姑也自公事外無私語拱憾之四歲不遷及拱被逐親知皆引匿孟男獨留拱邸為治裝送之郊張居正用事擢孟男太僕少卿孟男復不附失居正意不調久之居正敗始累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尋召入以本官掌通政司事萬歴十七年帝不視朝者八月孟男疏諫且言嶺南人訟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訟故令曹世卿枉章竝留中其人繫兵馬司槖饘不繼莫必其生虧損聖德帝心動乃間一御門其後改戶部

進左侍郎尋拜南京工部尚書就改戶部時留都儲峙耗竭孟男受事粟僅支二年不再歲遂有七年之蓄水衡修倉發公羨二千金助之或謂奈何耘人田孟男曰公家事乃畫區畔耶南京御史陳所聞劾孟男貪鄙吏部尚書孫鑨言孟男忠誠謹恪臺臣所論事由郎官帝乃留之孟男求去不允再疏請乃聽歸久之召拜故官三十年春有詔罷礦稅已弗果行孟男率同列諫不報加太子少保五上章乞歸不許時礦稅患日劇孟男草

遺疏數千言極陳其害言臣備員地官所征天下租稅皆鬻男市女朘骨剖肉之餘也臣以催科為職臣得其職而民病矣聚財以病民虐民以搖國有臣如此安所用之臣不勝哀鳴為陛下杞人憂耳屬其子上之明日遂卒南京尚書趙參魯等奏其清忠贈太子太保衛承芳字君大達州人隆慶二年進士萬歷中累官溫州知府公廉善撫字進浙江副使謝病歸薦起山東參政歷南京鴻臚卿吏部推太常少卿朱敬循為右通政以承

芳貳之敬循大學士賡子也賡言承芳臣同年進士恬澹之操世罕能及臣子不當先帝許馬尋還南京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嚴絶餽遺屬吏爭自飭入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就拜户部尚書福王乞蘆洲自江都抵太平南北千餘里自遣内官徵課承芳抗疏爭卒不從萬歷間南京户部尚書有清名者前有張孟男後則稱承芳尋就改吏部卒官贈太子太保諡清敏

李禎字維卿安化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高平知縣徵授

御史萬歷初傅應禎以直言下詔獄禎與同官喬巖給事中徐貞明擁入護視之坐謫長蘆鹽運司知事遷歸德推官禮部主事三遷順天府丞十八年洮河有警極言貢市非策因歷詆邊吏四失帝以納款二十年不當咎始事遂寢其議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言知縣梁道凝循吏反注下考宜懲挾私者以勵其餘薦舉屬吏不應專及高秩下僚如趙蛟楊果者亦當顯擢之蛟果萬歷初以吏員超擢者也詔皆報可召為左僉都御史

再遷户部右侍郎趙用賢以絶婚事被訐户部郎中鄭材復詆之禎駁材疏語侵其父洛材憤疏詆禎禎遂乞休不允御史宋興祖請改材他部避禎全大臣體乃出材南京禎尋調兵部進左侍郎二十四年日本封貢事僨首輔趙志皐尚書石星俱被劾廷臣議戰守章悉下兵部禎等言令所議惟戰守封三事封則李宗城雖徵楊方亨尚在若遽議罷無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域而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宜令方亨静俟關白來迎則封

不迎則止我以戰守為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守禮王師所屯宜嚴禁擾掠得旨如議而疏內言志皐星當去詔詰禎止令議戰守事何擅及大臣去留姑勿問志皐自是不悅禎明年星得罪命禎攝部事禎以平壤王京釜山皆朝鮮要地請修建大城與屯開鎮且列上戰守十五策俱允行後又數上方畧四川被寇禎言川陝接界而松潘向無寇患者以諸番為屏蔽也自諳達西牧隴右騷然其後隴右備嚴寇不得逞而禍乃移之

川矣今諸番疆半折入於西部臣閲地圖從北界迤西間道達蜀地多不隔三舍率層巖疊嶂屹然天險如鎮虜堡為漳臘門户虹橋關為松城咽喉關堡之外或嶺或崖皆可據守守阿玉嶺則不能越啞際而窺堡守黄勝塲則不敢踰塞墩而寇關他如横山寨石崖尤為要害皆當亟議防禦令撫鎮臣計畫以聞報可禎質直方剛署事規畫頗當有欲即用為尚書者志臯以故憾陰沮之而張位沈一貫雅與經畧邢玠經理楊鎬通亦不

便禎所爲言禎非將才惟蕭大亨堪任帝不聽其後玠鎬盃無功志皐等又請罷禎御史況上進劾禎庸鄙帝皆不聽甘肅缺巡撫禎以劉敏寛名上給事楊應文言敏寛方坐事謫不當推舉帝以詰禎禎言前奉詔敏寛須巡撫缺用臣故舉之帝怒禎不引罪調之南京後考察南京言官拾遺及禎遂命致仕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踰年復引疾不俟報徑歸帝怒大學士葉向高言禎實病不可深責十餘年來大臣乞休得請者百無一二

李廷機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上令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疏不下相率求去若復踵禎轍實傷國體諸臣求去約有數端疾病當去被言當去不得其職當去宜曲體其情可留留之不可留則聽之帝竟奪禎職閒住未幾卒

丁賓字禮原嘉善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句容知縣徵授御史大學士張居正賓座主也誣劉臺以贓屬賓往遼東按之賓力辭忤居正意去官萬歷十九年用薦起故

官復以憂去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南京右僉都御史兼督操江江防多懈賓率將校乘一舟往來周視增守兵戍要害部内宴然南衛世職率赴京師請襲留滯不得官賓請就南勘襲妖民劉天緒左道事覺兵部尚書孫鑛欲窮治之詔下法司訊鞫賓兼攝刑部大理事力平反論七人死餘皆獲釋召拜工部左侍郎尋擢南京工部尚書自上元至丹陽道路盡易以石行旅頌之數引年乞罷光宗立始予致仕賓官南都三十年每遇旱潦

輒請振貸時出家財佐之初以御史家居及丁憂歸連三年大饑咸捐貲以振至天啓五年復捐粟三千石振貧民以資三千金代下戶之不能輸賦者撫按錄上其先後事時已加太子少保詔進太子太保旌其門以年高三被存問崇禎六年卒年九十一謚清惠

贊曰南京卿長體貌尊而官守無責故為養望之地資地深而譽聞重者處焉或彊直無所附麗不為執政所喜則以此遠之袁洪愈諸人類以清彊居優閒之地不

竟其用亦以自全于時冒進之徒可以風矣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考證

王廷瞻傳高拱再輔政廷瞻嘗論拱遂引疾歸　臣黄壽齡按廷瞻嘗論拱史未詳何事考高拱傳所載言路論拱之事甚詳言路當即指廷瞻輩而言謹識

郭應聘傳歸七月卒　臣黄壽齡按陳經邦所撰應聘墓誌云應聘孳孳憂國將歸之日猶上安民四議以應明詔史未之載謹識

耿定向傳定向疏鵬六罪

臣黃壽齡按疏鵬六罪史未詳載下文董份私鵬子事亦弟因疏六罪而言考獻徵錄僅載鵬與嚴嵩濁亂銓政一事餘亦未及謹識

耿定向傳御史王藩臣劾應天巡撫周繼疏發踰月不以白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爭自劾求罷且詆藩臣

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年四川巡撫徐元泰皆賢爲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今宜召用而量

罰藩臣坐停俸二月　臣黃壽齡按傳內所言陸光祖及陳有年被劾具載二人本傳至周繼徐元泰事史未詳及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王樵傳劉臺劾居正　臣黃壽齡按劉臺劾居正事詳居正本傳謹識

王樵傳子肯堂附倭寇朝鮮疏陳十議　臣黃壽齡按十議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魏時亮傳陳安攘要務十四事　臣黃壽齡按十四事

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魏時亮傳嘗劾罷左都御史張永明為時論所非　臣黃壽齡按張永明被劾事詳永明本傳謹識

郝杰傳蔚州人　臣黃壽齡按王家屏所撰郝杰神道碑杰其先山西交城人謹識

郝杰傳張居正逐拱　臣黃壽齡按居正逐拱事詳拱本傳謹識

李楨傳因歷詆邊吏四失　臣黃壽齡按邊吏四失史

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李楨傳且列上戰守十五策　臣黄壽齡按十五策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考證